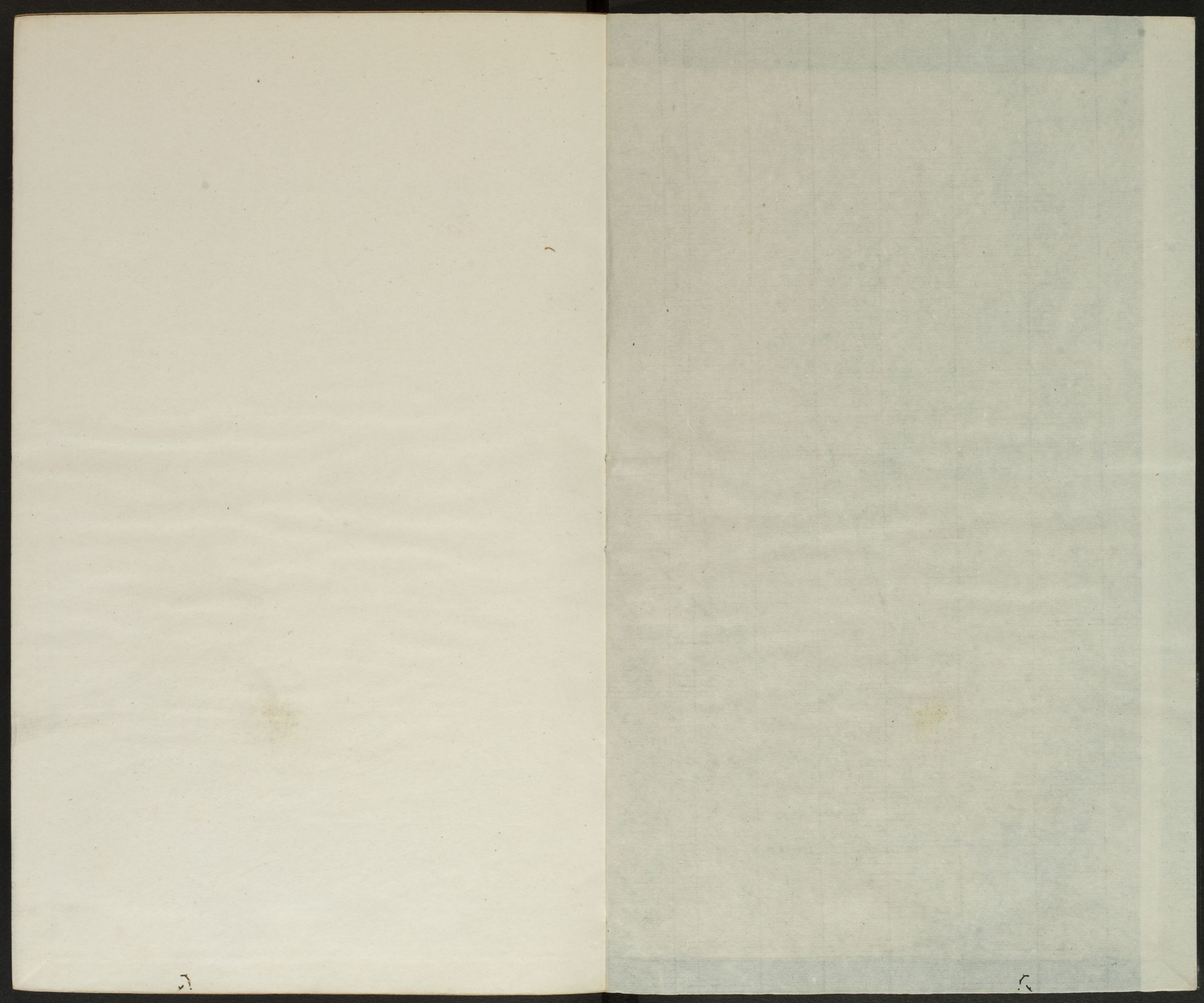


T110/2452 B

13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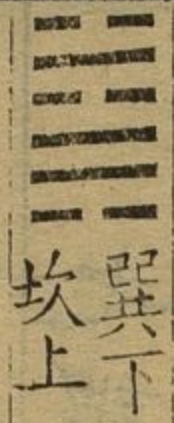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後學成德



巽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
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
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
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
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易傳

凶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
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
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

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繙
 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
 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萑稗掘井九
 輒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之為物水在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為井
 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
 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
 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
 中庸之言皆終於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

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
 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之言人皆曰予知擇乎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榦之象而井
 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
 邑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
 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
 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
 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
 能克終其用则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輒而不及泉猶
 為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
 中庸之德為至焉易說
 新安朱氏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
 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

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繙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本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伊川先生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

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井出之以濟物也无喪无得汲之无喪不汲无得也往來井井邑有遷改人有往來而井不易也

未繙井未說繙也羸其瓶覆而空也巽乎水而上水巽

也凡汲者入器於水中引水而上也

白雲郭氏曰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

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於

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

井自其德以及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中之德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致養之功效用未成而

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何蓋皆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

通志堂

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巽木也入也木入於水舉水而上之井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曰井此合二卦言井也泰之初五成井古者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改而井不改井德之不遷也坤在內為邑坎為水水者所以為井也易其中畫非坎也而坤則可易矣坎之中畫其剛中乎乃難辭也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窮亦樂通亦樂非剛中不變能之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初往之五汲之象若有喪而實无所喪以其不失位不曰取之而不竭乎五來之初不汲之象若有得而實无所得以其失位不曰存之而不盈乎言井之體一也往者上也來者下也往亦井來亦井上下无常其用通矣所以為井者一也體用一也定

而應應而常井之養物所以无窮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此以九五升降言井之德也汔幾也自二至四體兌兌為澤初本泰震震動也來動於澤之下泉之象荀爽曰陰來在下亦為井是也巽為繩在井中繙也繙汲繩也二幾及初反巽而上有垂繙而汲幾及井泉之象焉亦有既汲而反未能引繙以出乎井之象兩者雖有濟物之用皆未及乎物也何由有功故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坤為腹兌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在井之內水實其中汲水而上之象也自四至初成反兌兌為口為毀折巽繩反上而毀折之汲水至於井口羸掛其瓶瓶口在下覆其瓶也井之用喪矣凶言初二不正不正則凶故曰羸其瓶是以凶也汔至亦未繙井者半途而廢也羸其瓶凶不善其終

也君子免是二者其唯剛中乎此以互體言井之戒也
 在卦為芒種故太玄準之以法范諤昌曰巽乎水當云
 巽乎木一本曰井羸其瓶凶或曰反巽兌也何以猶有
 繩之象曰象有相因而成者震陽動於下為大途艮陽
 止於上為徑路離外實內虛為目巽實者反在上為多
 白眼相因也故臨之兌為觀之盥損之兌為益之說大
 過巽與兌同為棟撓巽為繩反復成巽者或為維繫糾
 固之象其在井為反繙而上之象象之相因其生无窮
 也傳易○又曰巽為繩汲水為繙九二汽至此未及泉也
 自二至四有反巽之象故又為亦未繙井言未收繙而
 至井也荀爽解中孚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則古人取
 象有用反卦為象者於此可見叢說
 新安朱氏曰巽乎水以卦象釋卦名義乃以剛中以卦

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
 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本義○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井象
 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汽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汽至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
 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語錄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先生曰木承水而上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
 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
 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木上有水井井以木為幹出水於木上也
 汲井者共力引之以利物故有勞民勸相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飢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它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為水勞卦也水在地中自下而升達於木上可謂勞矣其於水也有出之道故曰井坤為民泰震為左兌為右相之兌為口勸之也君子施澤於民既以言勸其不能又以道相其不足雖勞而不憚不如是井道不足以及民矣雅鴻鴈勞來還定安集之詩其辭曰知我者謂我劬勞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勞民勸相者固自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

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本義○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荅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非露水也曰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井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並語錄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而无應於上下无潔治上无汲引故曰井泥不食即舊井也无禽則人可知也白雲郭氏曰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汚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汚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一性不能自脩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易說漢上朱氏曰井泰初之五初在井下坤土汨之泥也兌口在上不食也言初六之柔自處卑穢无高人之行故曰井泥不食下也乾之初九往而為坎水去泥存舊井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猶舊井之澤已盡禽亦无也无禽則人不食可知行為人惡四往而不顧時舍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

顧矣○時舍言為時所棄並本義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污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墓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

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

水之實是以為眾所不與也故漏近於羸瓶无與近於
 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慎云甕汲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井以不遷為德非有求於人九五不應无
 與之者二宜剛中自守養德俟時動而求五失所以為
 井矣谷注谿者也二動坎水注於艮山之間谷也鮒蛙
 也兌巽為魚初井泥又伏震為足在下魚類生於井泥
 而滅跗者鮒也坎弓離矢射也動則谷水注下而射鮒
 言動則其道愈下入於汙濁矣甕汲瓶也說文作甕兌
 為口離為大腹器在井中有口有腹且大者甕也二動
 兌毀口壞見腹坎水下流甕敝漏也言動則不能上行
 以濟物矣嗚呼无與而動動則終莫之與曷若自守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

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本義○鮒程明道以為便是蝸

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

一句鮒鮒鮒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

云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

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

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並語錄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
 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
 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
 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
 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
 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

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井以既出為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為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為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遠邇皆獲其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眾也不見知者眾

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脩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蓋言渫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爻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爻言王明為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清潔九三以陽居陽清潔也巽為股為入股入坎水而水清潔治井之象渫也兌口在上不食也九三君子修德潔已可用而未用猶井渫不食也我者九三自謂上六正應在高位為我道不行憂之其心惻然坎為加憂為心病故為我心惻上六有是心矣

可用是心以汲引之坎在井上坎為輪井車汲引之象
 上汲引之則三往上來其惻然之心見矣失位為憂故
 也往來行也故曰井渫不食行惻也乾五為王離為明
 三往應上九五成艮手王受福也三上同象亦受福故
 並受其福王明五也求王明者三也故求王明受福也
 司馬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陽為福求亦艮也上六
 有憂惻之心不用之以汲引乃士之尊賢也上六就三
 三往求五乃能盡上下相與之情故夫子增一求字以

發其義易傳

新安朱氏曰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
 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
 二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並本義○上三句是象下兩句

是占大抵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若非王明則无以

收拾人才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所謂井渫蓋正指汲汲於濟世者玩味爻
 象自可見其曰為我心惻憂思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
 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泰此豈小
 知小力之謂哉所以未為井之盛者蓋汲汲亟欲施之

與知命者殊科耳答陳同甫書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
 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
 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
 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
 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

亦可以免咎也○蟄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

功亦一作若能脩治亦字有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

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

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

以自脩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脩

则无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

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

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

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

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合而火之甄也有巽工焉自下

壘而上至於井口蟄也古者蟄井為瓦裏自下達上六

四正位近五下无應近泉而无汲引之用守正自脩无

咎而已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易傳曰无咎者僅能免

咎而已若陽剛自不如是如是則可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

脩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

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本義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

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

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

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

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並易傳

通志堂

橫渠先生曰井冽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為衆所

利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上井德之盛井之所貴潔而寒也所以食者水出於上也中正則无物可污故全其寒潔以得食也

白雲郭氏曰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於斯故言井冽寒泉食也冽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脩潔之食之美者莫善於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使不失其性者无它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冽又言寒者冽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論九卦

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

通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以陽居陽坎又為陽清潔之至故為冽說文云清冽也乾在坎為寒九五即泰初九甲子爻子坎位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五坎有寒泉之象兌口承之食也九五中正贍給萬物而不費往者食之无偏係也故曰寒泉之食以中正也易傳曰不言吉者井以二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元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本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伊川先生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大成也收

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
 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體井
 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
 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
 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滌也既完矣无
 發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
 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眾而已故

曰勿幕易說

白雲郭氏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
 為功用大成而无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
 吝其博施濟眾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
 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

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

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幕於字本作勿門亡狄切覆也玉篇曰以
 巾覆物令為闢則今易作幕音莫者傳寫誤也當作闢
 在古文當作門坎為輪在井之上下應巽繩收也虞翻
 曰收謂以鹿盧收繙也勿闢者上六又當守正之象上
 汲三往艮坎成蒙蒙有覆闢之意井道大成若專於應
 三則不正所養狹矣猶井有收而闢之有發其闢而得
 汲者有欲汲之而不得發其闢者三發其闢汲之而又
 闢者也故於此戒之勿闢則上下有孚而得元吉在上
 以井道大成故元吉歸於上也易傳○又曰井初六井泥
 不食舊井无禽者乾之初九夫而坤之六五來也九二
 井谷射鮒甕敝漏者動而求則乖也九三井渫不食者

王可任也為我心惻可用汲者上六病也王明並受其福者九三進也六四井甃无咎者陰守正也九五井冽寒泉食者乾之初九位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者上六安位可戒也有孚元吉者上六下而汲九三引而上則功乃大也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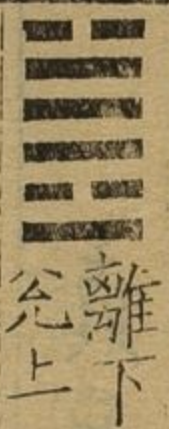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緝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兌口不掙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本義○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二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三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易傳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伊川先生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

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於道則革不乖於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眾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巳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巳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巳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

於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以有悔而革是

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本義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語錄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

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樵者又問漁者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无所用也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為體薪

无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耳

邵子外書

○又曰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

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邪以王去賊安有弒君邪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

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又曰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王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並觀物內篇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

中无間斷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

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真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並傳

○革言水火

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周行已錄

藍田呂氏曰革變舊而新之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氣之所以革也息生也水火相即陰陽之義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所之各異不可同其歸故曰睽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女子有行不可終於此故曰革文明則民諭而不疑說則民服而不違大亨以正則因時順理无所不宜革至於是然後當當然後悔亡

龜山楊氏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无愧乎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孚於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為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已日乃孚上乃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為湯武不能此是篡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於天下則結怨於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無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

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澤離火而彖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
澤者水所鍾元水則无澤矣坎上為雲下為雨上為雲
者澤之氣也下為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為雲小
畜之兌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兌亦為川坎為水革兌
亦為水又兌為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
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故
曰曲而中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水火相止息則變
少女志處乎内而在外中女志適乎外而在内二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則變之所由生不可不革也故曰革水
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以兩體言革也
革變也非常之事方革之初人豈能遽信哉傳曰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已日先儒讀作巳事之巳當讀作戊巳

之巳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
者浹日也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
革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巳故有此象二應五三應
上孚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
不孚浹日乃孚乃難辭也故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此
以離兌二五三上言革之難也坤離為文明兌為說天
下之事至於壞而不振者文亂而不理事暗而不察民
怨而上不恤也故萬物否隔人道失正所以當革文明
則事理說則民心和故曰文明以說此以兩體言革之
道也五上相易各當其位相易亨也各當其位正也文
明以說然後大亨而大亨之道利在於正正則不正者
正矣故曰元亨利正彖曰大亨以正此復以五上言革
之道也革而當者六五之上也上五革而各得其正者

當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三者具其悔乃云革之非其道或不當革而革或革之而无甚益其於新舊皆有悔是本欲去悔復入於悔矣秦革封建子弟无立錐之地漢革郡縣而七國叛唐革府兵而兵農分不當故耳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再以上五言革之戒也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為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為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兌革離而成乾巽乾為天坤為順巽為命六二順五順乎天也九五應二應乎人也湯武改物創制革天之命以順天應人而已猶寒暑之相代天道變於上民物次於下因其可革而革之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此復以五上升降推廣革之道也在卦氣為三月故太玄準之以更易傳○又曰澤中有火非火居澤下也如以剛限之故火不見滅是水在鼎中火巽鼎下之象非革象也蓋水火之性寒熱燥濕皆有常然澤中有火則水火之性革其常矣息止也火炎上而水息之水潤下而火息之有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之象故曰水火相息若以剛限之則无同居之象郭璞言有温泉而无寒燄璞其知革睽之象歟叢說新安朱氏曰水火相息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卦德釋卦辭○天地四時湯武順應極言而贊其大也並本義○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

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云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鏹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應天順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麓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他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言應天順人非也○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曰意則一但變韻而叶之耳並語錄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伊川先生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

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

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為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會其氣必革澤中有火革之時也其在地則溫泉是已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於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曆更端者革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元曆閱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為入曆之始是時日月合

璧復會於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
 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
 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於牽
 牛之一度而絃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
 會者司曆之過也震嘗問曆於郭忠孝曰古曆起於牽
 牛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
 必差差久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曆
 之元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本義○澤中有火水能
 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
 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
 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
 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

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
 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
 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
 復故聖人治曆明時向林艾軒嘗言聖人於革著治曆
 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
 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
 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
 則必後天稍濶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問革
 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
 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
 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曰亦是恁地○
 又曰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
 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箇意便說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伊川先生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

有為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當革之初居下无位比於六二上无正應雖有剛德不敢自任惟固結六二以自固不可有為待時而後革也故鞏用黃牛之革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以其堅固故曰鞏與遯六二同義

白雲郭氏曰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黃牛之革黃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為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為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易說漢上朱氏曰初九革之始在下而九四不應離體務上速於革者也鞏固也坤離為黃牛初動艮為皮革日熯

之不可動鞏固也黃牛者中順也鞏固用黃牛之革堅
 韌不動以中順守之可也初動艮又為手為指莊子曰
 指窮於為初不可動不可有為也易傳曰革事之大也
 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慎動而後可以无悔易傳
 新安朱氏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
 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
 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
 革其謹如此本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
 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则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
 則得權勢體順则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

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
 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
 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
 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以此
 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
 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已日而革之征
 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
 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一與九五為應以柔變剛以下變上用
 力也難久而後能革之然同處於中水火相濟行必有
 嘉故吉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

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
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
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
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得位得時上應九五有可革之才然
不可遽為必俟人情既浹上下既信之日乃可革之十
日之次自庚至己浹焉離納己己日者浹日也故曰己
日乃革之九五中正二應上行而又其難其慎如此革
道之美无以復加乾為美六上行則二有嘉美故辭曰
征吉无咎象曰行有嘉也夫變動貴乎適時趨舍存乎
機會二當可革濡滯而不行於革道安得无咎征吉无
咎者以行有嘉也二巽體不果故勉之易傳曰以六居
二柔順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

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
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王有應於上
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己日然後革之征吉而无咎戒占
者猶未可遽變也

本義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
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
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于守貞正而懷危
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
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
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眾所信也如此
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

一作

當革若畏恐

而不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攷
 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稽之眾論至於
 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
 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兌兌內柔外
 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
 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自初至三徧行三爻革
 之有漸革道以成故曰革言三就言三就言至於三則
 民信之矣故有孚道成民信姑待其革不可以有行也
 然以剛居陽行猶不已迫之已甚民之不從取凶之道
 不知消息之理雖正危也
 白雲郭氏曰革之為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為革之主

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
 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為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
 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
 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
 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
 得之是為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
 位又非其人而舍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
 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黃牛之革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剛正而明處下之極革之而當不可
 復動往而不已有凶成則必虧以正守之猶厲故曰征
 凶貞厲然守之者其在懼乎初不可有為也二已日乃
 革之三革之而就稽之於眾其言亦曰三就故曰革言
 三就三極數也月之盈虧氣候之變皆以三五三則就

矣往而不已人必有言兌為口革言也上六應九三孚也革於此信於彼有孚也民情既孚革道已就欲往何之違民妄作則有凶咎九三離體務上革而過中聖人戒之故辭曰革言三就有孚象曰又何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又何之矣言已審也本義○革言三

就言三番結裏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個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語錄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

任也下无係一有元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

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

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

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並易傳橫渠先生曰約已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眾改

命倡始信已可行故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始入上體其命當改雖有无應之悔而革言三就之後物情已信不必私應故悔亡有孚悔

亡有孚吾志可信改命无疑矣故改命吉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已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為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於人者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九居四宜有悔然當水火相革之際有其時矣其才也以柔濟剛其動也革而當是以悔亡革五爻皆正四動初應則上下靡不信不動有悔故曰有孚動而正近與五相得遠與初相應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解國之大難除國之大害无招權擅事之凶巽為命四動改命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易傳曰四非中正

而至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

承中正之君而上下信其志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

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

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

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本義○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

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者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

新故漸漸好先生曰然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

是到這處方變了語錄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之人也

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謂變化

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

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
 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
 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
 也○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為眾所覩其文炳然不
 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虎變文章大故
 炳豹變文章小故蔚並易傳○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
 變夫何疚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
 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覩使天下曉然知
 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
 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其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為大人兌為虎虎生而具天地之文然
 未著也既變則其文炳然易見京房謂虎文疎而著是
 也六二離變兌為文明虎變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得尊
 位大人之革也其舉事无悔其應曲當文理彰著天下
 曉然知之猶虎變也豈俟於既革而後孚哉蓋未革之
 先在窅奧之間簞席之上其文章固已炳然而具矣不
 假占決質之鬼神其下既孚二五未易而應未占有孚
 也二離為龜兌乾為決兌乾變離決龜也決謂之占非
 天下之至誠不言而信能如是乎文王之不長夏以革
 而虞芮質厥成是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
 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
 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

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本義○未占有

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語錄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伊川先生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

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

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為班班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已為屑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為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蓄心

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指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為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為顏子之文可也○以柔為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剛居尊而履中正革道大成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煥乎其有文章不待占而後信也上六與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時變而成文五以剛得位居中故為大人上以柔无位失中故為君子虎之文脩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蓋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君子學以聚之其文蔚然如草之暢茂而叢聚也當革之終小人猶知革面則革

道亦可以已也革而不已變亂紛擾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正惟靜而不變則因革以時矣故曰貞吉无咎也白雲郭氏曰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彌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蓋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爲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考之天文尾爲虎火也箕爲豹水也而同位於寅虎豹同象而異爻也離二爻之中也故二爻五其文炳明離三文已

過故三爻上其文蔚茂繫縛蔚文之過也三爻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乾爲首兌爲說乾首而說見於外面也上交三成六小人革面也何也君子韜光遠害小人自徇其面今也君子豹變其文蔚然小人革面內嚮順從其上革面非謂面從也旋其面目也如是則革道大成坤順也兌口順之從也成則不可復動故三征凶上居貞吉下三爻革弊弊去當守以懼上三爻革命命定當復其常故曰征凶上六革道大成柔戒於不守故曰居貞吉上有伏艮居之象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四

後學成德



巽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

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元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語錄

鼎元吉亨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

器由器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為德以動出為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為羨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鼎亨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亨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本義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

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

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鼎新民以法度也木入於火亨飪之象鼎所以名卦也鼎器也制器必有法象故曰鼎象也鼎之

用至乎亨飪故聖人以享上帝養聖賢也享上帝奉天道以取法象也養聖賢尊有道敬有德以取法象也柔上行而得中所以能奉天道應乎剛所以能尊有道敬有德凡鼎之義皆主於柔巽順於天人而不自用此所以能元吉亨也

白雲郭氏曰井鼎皆物也彖於鼎言鼎象而於井不言象者蓋井之象水在下今取於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享上帝養聖賢而已享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五之德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以全卦言之初六足也二三四腹也腹而中實受物也六五耳也上九鉉也有鼎之象以二體言之虛者在上其足在下而承之亦鼎之象也有是象而又以木巽火木入而火出亨飪之象在他卦雖有木火而无鼎象不為亨飪矣於此言象則他卦以爻畫為象者可以類推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六爻兩體言乎鼎也聖人在上尊之則亨以享上帝大之則亨以養聖賢天帝一也以其宰制萬物而為之主則謂之帝聖人者賢人之極得天之道而能盡天之聰明者也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爻也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盡其心

者乎鼎器也極其用則道也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復以六爻言鼎之用也觀乾之象則知天帝聖賢一也聖賢之任即天地之任其任豈不重乎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為耳在下聽卑聰也再變巽離為目在四三變鼎離目在五其視愈遠明也所以聰明者聖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為聽故其耳聰兼天下之目以為視故其目明六二之柔進而上行至於五居尊位而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柔履尊位則无亢滿之累得中則无過與不及之咎應乎剛則君臣道合萬物皆得其養具此四者是以元亨坤柔之亨始於六二之正元吉亨也故不曰大亨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言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此以卦爻三變言鼎之才也在卦氣為六月故太玄

準之以竈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木巽火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
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聖賢則饗飧牢禮當
極其盛故曰大亨柔巽進而上得中應剛以卦象卦變

卦體釋卦辭本義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先生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亨飪之象故為鼎君
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
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
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
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
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正位凝命言所以新民以法度也皆不自
用恭己正南面而已

白雲郭氏曰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於正位凝
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
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命以
成垂拱无為之治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鄭三月鑄鼎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
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周三月夏之正月也火以三月
昏見於辰上故司燿以季春出火月令季春之月命工
師令百工而金鐵在焉則古者鑄鼎以火出而作火矣
辰東方木也火在木上其鑄鼎之時乎兌乾為金而又
火在木上亦鑄鼎之象也鼎有趾腹耳鉉其位不可易

故正位尊卑上下用之各有數故凝命離南面正位也
巽為命九三獨正凝命也定命之謂凝木火鑄金巽風
入之有凝之象正位凝命所以趨鼎之時傳易

新安朱氏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
不凝之凝傳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者也本義○凝命

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
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任那天之命如

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語錄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
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
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

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
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
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
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
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
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
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
則如是也○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
出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
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一陰承二陽上強下弱者也上強

下弱其勢必顛故鼎顛趾也妾賤者也子貴者也君子以賤者進御不以爲非正者以其子也取妾以子不以爲非正者所謂舍其賤而從其貴猶鼎顛覆實未以爲悖者所以出其否

白雲郭氏曰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爲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爲賤而潔新爲貴

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六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乾爲首四來下初首在下顛也初往四成震爲足顛趾也否者不善初不正否之象初四得正未悖也古者鼎足空潔鼎者顛趾出否則能致新雖曰顛倒於鼎之用未爲悖

亂也乾爲君兌爲妾震爲子妾不以正合以其有子故无咎无咎者正也妾奔女在女體之不善者穢也利出否者出穢納新舍賤從貴而後得子也公羊謂妾以子貴非也貴賤之分豈可亂哉以君臣言之以貴而下人卑有時而踰尊矣得賤臣者苟利於宗廟社稷則或出於屠販奴隸夷裔俘虜不問其素賤可也易傳○又曰爻

有一爻而取兩象者丁寧重複而非繫也鼎之初六取顛趾出否又取得妾以其子皆喻得人叢說

新安朱氏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

應四亦為取新之意本義○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並語錄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

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就之矣所以吉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為革為塞固已路而為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剛中不虛有加必盈五雖正應居二剛之間為其所間有疾者也九二不以有應為盈乃以彼不能應我為吉懼其盈以為尤也

白雲郭氏曰凡陽為實而陰為虛九二剛中故為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為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高祿厚不免凶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為仇既滿而驕則驕為仇既滿而貪則貪為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敬器之戒以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者用中故也象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

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盈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慎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實九二剛實得中其可為鼎用二之五鼎有實也怨耦曰仇子夏曰仇謂四也九二九四匹敵也九二據初九四比五二四失其應故相與為仇四近君與我為仇二之五其可不慎所之乎二動成艮艮止也欲動而止慎之象九居四陽失位仇有疾也我仇有疾不能之初則不能即我二之五鼎得實而吉不喪其實終无尤也四兌為口尤之者也二往兌毀故終无尤也

易傳

○又曰我仇有疾王弼以六五為九二仇伊川以初六為九二仇鄭虞以九四為九二仇案先儒說我

據四之應四承我之應故曰我仇四為毀折之象故曰
 有疾而子夏傳亦曰四以近權惡我專任四之覆餗正
 无幾矣豈輒謀我哉怨耦曰仇當以四為仇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
 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
 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
 則吉也有實而不謹其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本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
 失其義也

伊川先生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
 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
 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
 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

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
 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
 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
 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
 陽交暢則兩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
 吉一元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有不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
 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
 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
 能吉○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
 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
 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
 塞則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悔

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吉可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皆鼎耳之失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不為用雖有雉膏烏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象也膏祿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之祿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後虧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虛中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動成離坎坎為耳鼎耳也三應上九鉉也耳虛受鉉則舉鼎而行九三當剛柔相應之時剛正

自守以動為不正且有悔故上來之三而不愛是鼎耳距鉉所以行鼎者塞絕而不亨矣離兌革之象鼎耳革失其為鼎耳之義也其能成亨飪之功乎離為雉兌澤為膏雉膏食之美者兌口在上不食也九三自守雖有美而不食五安知其言哉夫君子不為已甚與其獨善其身曷若兼善天下然剛正自守人必有知者上感而動坎水上兌澤流方雨而其悔虧矣坎變兌兌為毀虧悔也始不正而正終吉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

吉也本義○問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耳則移動不得革是變換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語錄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

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以陽居陰下應初六位則近尊陽剛不足鼎折足之象也四以陽居上體其實宜美故曰公餗折足覆餗位高力柔不勝其任者也形體沾濡汚辱已甚出於不度取凶宜也

白雲郭氏曰二與四同功之爻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慎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於喪身敗事沾汗狼藉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覆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近君九處不當位既不堪其任矣下信

初六之小人又无助德與智力皆不足安能謀大事任重寄哉故動則傾覆其所有矣四動之初成震兌震為足兌折之鼎折足也鍊鼎實也李鼎祚曰雉之屬虞仲翔曰八珍之具鼎祚指五離言雉雉八珍之一也三公位初之四乾首在下三見離毀覆公鍊也其形渥凶鄭康成虞仲翔本作其形剝凶王公曰古之火刑有剝誅之法周官掌戮凡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子夏傳作握蓋傳之久字誤而音存也王輔嗣作其形渥易傳從輔嗣既曰其刑剝則凶可知矣如離之九四焚如死如棄如不言凶也離為目震動也乾首在下俯也目動首俯羞赧之象兌為澤兌乾為面巽為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其形渥也如是者必害于家凶于國豈惟戮辱之凶哉四不智信任小人禍至於覆公鍊信任如何也如何兌

口發聲與大畜何天之衢亨同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剝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信如何言失信也本義○刑剝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語錄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

由得中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故其耳黃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

一作利於動
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黃耳金鉉之象黃中也中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坤爲黃黃者坤之中言有中德也伏坎爲耳耳虛而納者也二自遯九五變乾爲金金剛德也二應五舉鼎耳而行爲金鉉故曰鼎黃耳金鉉六五之二巽變艮艮手爲也六五有中德虛中而納九二九二剛中而實舉五而行以中爲鼎之實也鼎之行在耳剛

中爲耳之實則剛柔得中而鼎道行矣故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中以爲實釋金鉉也五雖虛納二應之不以正失耳之實君臣相合不正其可乎故利貞九二之五正也言中以爲實則正在其中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本義

○六五金鉉只爲上巳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无去處了

語錄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

則為大吉无不所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温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亨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曰

剛柔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温非一於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柔以柔節剛相與以相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

於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為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遯乾之不變者也故為玉三動坎為耳上來應三舉鼎耳而上行玉鉉也蓋上九不變則九三之剛正應之其道上行矣故曰鼎玉鉉上九之三坎變成兌水澤節也九居三而正大者吉也言上九為三而屈則大者吉小者无往不利上下之道行矣故曰大吉无不利鼎道既成九三復位玉鉉在上而處成功夫上九動而下三知柔也靜而在上知剛也動靜適宜剛柔有節是以動則吉无不利斯所以能保其成功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四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五

後學成德



震下
震上

伊川先生曰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易傳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伊川先生曰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

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
 周慮一作周旋顧慮兢兢然也兢兢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兢兢者
 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
 言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
 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
 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
 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
 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一无而字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薦
 牲而祈饗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一作震之威不能使之懼
 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
 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自乾坤而來
 變之始者莫先於震故為動之始然乾坤震動之始其

來方興莫測是以有震動之象曰亨者天下之理不動
 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自震來兢兢皆主
 人事而言兢兢恐懼之貌啞啞和樂之意因震動而恐
 懼則長慮却顧終无危亡之失是以後獲笑言和樂之
 吉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雖有大震恐不失主祭之
 道蓋知恐懼脩省而已主祭長子之事也然則文武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其亦震來兢兢笑言啞啞之義乎易說
 新安朱氏曰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
 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
 兢兢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
 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
 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
 之重本義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伊川先生曰震自有亨之一元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

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一作啞啞笑言自若也

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法則則安而不懼矣處

震之道也○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

大也○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

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一有承上

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

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

承國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全而用

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之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震恐懼有戒心也恐懼能戒則用无不通

故亨肅敬之心不少懈則神物祐之此所以致福笑言

啞啞雖笑不失則震而後能謹也震及遠則近者不待

威也能知所懼乃可以保宗廟社稷而祭祀之也

白雲郭氏曰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笑言啞啞和樂

而未嘗失則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邇皆及之也震之

為卦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

喪匕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匕者撓鼎

之器所以載鼎實而致之俎鬯香酒所以灌地降神皆

主祭之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臨來二之四也震動於積陰之下奮擊

而出亨也天威震動畏而恐懼乃所以致亨故曰震亨

此以重震言亨也震來者九四來也虩許慎曰蠅虎也

易傳曰蠱虎謂之號者周旋顧慮不自寧也四動於坎中動而止止而復動離目內顧未嘗寧息號之象震動之來恐懼如此初九守正所以致福福者陽之類謂九四來也故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此以震四之初言震亨也四來之三成離離目動笑也之二成兌兌口動言也自二之三笑且言矣之四聲達於外啞啞也惟震動恐懼必有笑言啞啞理之所不能違也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此再以九四往來言震亨也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雷震於百里之遠宜若不聞而猶恐懼於邇者驚於遠懼於邇所謂恐懼於其所不聞也自初之四乾坤之策百有二十百里舉大數也驚遠四也懼邇初也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此以初二三四言震也坤為肉坎為棘艮為手以棘載肉而升之者七

也坎震為酒離為黃酒黃鬱鬯也驚遠懼邇乃能不喪七鬯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故曰不喪七鬯徐氏謂彖文脫不喪七鬯一句是也六宗廟也艮為門闕坤土在上為社震為穀稷者百穀之長宗廟社稷之象古者諸侯出而朝覲會同世子監國以奉宗廟社稷之粢盛七牲體酌鬱鬯二者皆親之長子主器也不喪七鬯則不失職矣四者諸侯位長子居之監國之象艮為手不喪七鬯也臨二之四出也橫渠曰此卦純以君出子在為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君父共國時也在卦氣為春分故太玄準之以釋傳○又曰亨有就卦體言之不論應與者震亨兌亨是也

新安朱氏曰震有亨道不待言也恐致福恐懼以致福

也則法也程子以為邇也下脫不喪七也四字今從之
 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邇字之誤本義○震來虩
 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
 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七也這箇相
 連做一串說下來○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
 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
 只是傳中方說○震亨止不喪七也作一項看後面出
 可以為宗廟社稷主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
 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七
 也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
 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並語錄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伊川先生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

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君子
 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
 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易傳

白雲郭氏曰洊重也上下皆震威益盛也當是時也知
 恐懼畏天脩德省身故可以无過而不至於危亡苟不
 知恐懼脩省之戒則危亡必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下皆震洊雷也震動為恐懼坎為加憂
 亦恐懼也初九正震為行得一善而行之之象故曰脩
 九四不正有過而思改之象故曰省易傳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
 言啞啞後有則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在卦之下處震之
 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虩

號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一作然後笑言啞啞也○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恐懼脩省於前則必獲和樂笑言之吉於後理之必然也初九震動之初恐懼脩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矣故於初言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先畫之爻九四後也於爻言後笑言啞啞與卦辭互發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本義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

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異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易說通志堂

藍田呂氏曰六二當震之時以柔乘剛震來必危而无
 應必大喪其所資億數之多多故大也應在六五所居
 高險故曰躋于九陵若反而求之柔中自守則必得其
 所喪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陽數之變陽數之變則剛
 者從柔危者獲安故曰七日

白雲郭氏曰震之動自下而上在震之初猶欲恐懼脩
 省況二之乘剛乎故震來則危厲而喪失隨之也躋于
 九陵避其來也不知脩省而避非其道也故不待逐而
 七日可得言不可避也七日一卦之復復則自來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震自上來而下乘初九之剛此六二
 所以危厲不安二動成兌離兌為口億也億虞氏本作
 噫於其反虞翻曰惜也兌離為羸羸貝也貝貨貝也古
 者貨貝而寶龜貝者二之所利九四艮山在大塗之下

凌也九陽之極數七之變太玄曰九也者禍之窮也二
 惜其所利避初之五震足升於四之上躋于九陵逐利
 而往然離毀貝喪復乘四剛其禍愈矣何所避哉震為
 作足之馬初之四四亦為馬逐之象也六二不逐所喪
 中正自守則所喪不逐而自得矣自二數至上又自初
 數至二其數七二復成兌離得貝之象離為日勿逐七
 日得也易傳曰守其中正而不自失過則復其常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
 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順中
 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
 七日之象則未詳耳本義○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
 處去只當固守便好並語錄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一有中字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能懼而改行則无眚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不當其位處之不安若除草然不忘乎戒則雖震不行可以无眚矣蘇除草也除草者恐有百蟲之害故戒

白雲郭氏曰震自初動六三遠於動者而能蘇蘇然畏

懼不自安是以行而无過眚也不敢自安者知位之不當亦所謂知懼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在坎陷中處不當位震懼自失故震蘇蘇震為反生三震之極震極反生蘇也春秋外傳殺秦謀三日而蘇若太玄謂震於利顛仆死則不復蘇矣易傳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處不當位震懼自失而不知動其禍自取也故曰眚若因震懼而行出險就正何眚之有易傳曰三行至四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本義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

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
 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
 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而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
 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
 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
 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眾陰之中為眾附比剛陽之德而以位陰
 故泥而未光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一陽居四陰之中為陰所宗乃以陽
 居陰震懼已甚泥而不通自保則可未足光也

白雲郭氏曰九四處多懼之地陷於重陰之間无中正
 之德以自將故不能有行而遂泥也滯溺不自振又安
 有光亨之道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泥也震足陷於泥中滯泥也陽
 有可震之剛動則有光而四自二進遂行而不反四失
 位陷於泥中處則莫能守動則莫能奮震道未光也知
 其不可遂反而處三震懼得正俟時而動則光矣坎離
 正光也二三兩爻相易取義夫初九九四均震也六二
 喪貝六五无喪當位不當位之異也荀本作隧或云遂

隧古通用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
 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本義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
 中大无喪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
 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

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一有終字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一作艱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

○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為

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懼往亦厲懼來亦厲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

保故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则无喪有事一有云懼陰之中○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五與六二同為乘剛而无應然六二无應在下故往亦厲六五居中履尊故億无喪有事居尊履中雖以柔居亦可以有事於天下苟有事於天下則大无所喪矣

白雲郭氏曰二以來厲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得无喪有事亦幸矣有事者其事也謂六五之君事也象言危行者往來皆厲行則危也六五往而上則即柔來而下則乘剛皆喪有事之道是以知其危也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以无喪為大則知喪之亦大也億者恐懼驚嘆之辭說者或為辭或為萬億或為億度其義

頗不能通為辭近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往而上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來而下則乘剛往來皆危行也億虞氏作噫五動成兌巽兌口噫也惜之辭巽為事五之所有事在中而已五剛大乃能无喪有事柔則危剛大守中雖甚危之時可以致亨五无喪有事則二往助之矣易傳曰諸卦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不中為過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二五見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本義○六五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語錄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伊川先生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一作見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為眾一作震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一作終有變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故以
征則凶能以鄰為懼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既附四已或
與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為戒不待及身而戒則无

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震之極无中以自守內積驚懼失所處
之道是以志氣索索然而其瞻視亦矍矍然不安也能
止而守不過驚懼而已以征則凶也震驚之來未及其
身方及其鄰能畏懼而戒之如此則无咎矣蓋先時而
懼未至於極故也婚媾所親也有言失之小也處震之
極得无大咎足矣小有言蓋不可得而免也象言中未
得者以失中道故索索然也震卦言號號啞啞蘇蘇索
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貌
亦於爻義各有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過中處震之極窮而氣索將下交於
三三亦過中而窮莫助之者是以恐懼失守窮之又窮
故曰震索索中未得也使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窮索矣
懼而動成離離為目動而不正則否或動或否目不安
定視矍矍也視矍矍者以震索索也恐懼如此當守其
正征則凶征者以正行亦動也坤為身四折之為躬鄰
謂五五有乘剛之危所以无喪者得中也上六未嘗乘
剛而畏之苟知鄰之无喪者在於得中能自戒懼不動
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无咎者得正也五震而動兌為
口戒也上六六五陰也九四陽也六九相配有婚媾之
義上六不得乎三或來交四則五必有言四五相比上
安得而配之上既不可以交三又不可以交四以此見
上六終不可動故曰征凶橫渠曰五既附四已或與焉

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為戒則无咎易傳曰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中謂中心本義○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它人語言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五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六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易傳
 ○看一部華嚴經一本作法華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並語錄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濂溪先生曰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通書

明道先生曰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劉絢師訓○人之情各有

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為為應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

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良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

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无事

矣无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與橫渠書

伊川先生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

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

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

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

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

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覓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

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一元也字○良其

背乃止也背无欲无思也故可止陳氏拾遺

兼山郭氏曰良止也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

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

良其背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也

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入也不獲

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內外兼止故入欲

自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良其背

之義乎自一身言之庭與四海皆一也聖人舉而措之

天下謂之事業皆行其庭之事也此道可明以理不可

窮以辭即所謂中庸之道也良止圖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良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

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雍曰艮止之義最為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輟豶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於色者也耳欲於聲者也口欲於味者也鼻欲於臭者也至於背则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於止之道一身且不獲况外物乎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入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於行施之於人皆一也内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與艮其背之義正同

易說

新安朱氏曰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本義○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个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語錄○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无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

矣通書釋義

東萊呂氏曰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問艮背之指在學者當如何用荅曰艮背之義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止則外物之交乎前不能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其意見荅朱元晦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劉綸所錄○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

劉綸師訓

○艮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語錄

伊川先生曰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一作與艮其背止之義一有也○是以不

獲其身至无咎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

能止則无咎也並易傳○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

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

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劉元承手編○艮其背止

欲於无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

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

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

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雖處喧闐亦无害於為學有人於此或日月

而至焉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

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有不容之

意至於市井紛囂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入它人之庭不

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上下

艮其背止

欲於无見

所也言隨

止當其所

動靜不失

橫渠先生

而至焉亦

家聞嬰孩

意至於市

其背不獲

見其人可

无應也時

者必時其

不見進長

亦廢由聖

獲其身至

能止則无

人臣止於

所也言隨

止當其所

動靜不失

橫渠先生

而至焉亦

家聞嬰孩

意至於市

其背不獲

見其人可

无應也時

者必時其

不見進長

止止不失時所以无咎時行而止時止而不止皆失之
 固止而不止其所則亂而失其所矣耳司聽目司視火
 之炎水之潤各止其用而不可亂也達於父子夫婦長
 幼君臣尊卑貴賤親疎之分各安其所而不亂此道所
 以光明也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
 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餘杭語錄

白雲郭氏曰夫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其行止之間又
 有時焉蓋行止繫乎時而不繫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
 者也時所以為行止者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
 之止則在彼矣行止為時則艮止為道矣故彖言時止

則止又曰艮其止所以兼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
 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止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
 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在此之可必而易時之
 不可必則止道盡矣是以艮止之中復有行而行止之
 行復有艮之止是所謂行其道者也孔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
 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是為
 知止不知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且天下之欲常
 生於必而无欲生於不必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
 莊子不知必之可止而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之義老氏有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莊子
 又曰焚符破璽捭斗折衡彼時有之而我絕之欲不在

時與物而在我也易在彼之欲而為我之欲其惑甚矣
故雖艮止之道聖人不能廢時老莊氏未之知也動靜
統言之也行止亦動靜也動靜俱不失時其道至矣故
光明也道大成則明故中庸曰誠則明其道光明則艮
道大成矣艮始於止施之於行止又施之於行止之時
此其所以為大成也止其所者又言止无它義知其所
而止之耳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之六爻皆敵也敵所
以成艮也知敵而相與則為交戰之道失艮止之義遠
矣知敵而不相與則與敵背馳情欲自遠是以能不獲
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也无咎者於道无失其為義大矣
易說○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雖止之道有行而行之
時復有止焉蓋艮以止為主故也艮之止中庸之中是
或一道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以三畫卦言之陽止於二陰之上止也以
重卦言之上下内外各得其止故曰艮止也止非一定
之止也行止相為用所以明道也猶寒暑之成歲晝夜
之成日時焉而已矣艮者震之反艮止也靜也震動也
行也艮直坤之初六可止之時也震直大壯之九四可
行之時也不可止而止猶不可行而行其失道一也是
以一動一靜震艮相反而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坎
月在東光明之時也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又
曰无可无不可者此也彼入而不出往而不反者豈知
道之大全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此以
震艮反復言乎艮也艮之所以能止者止之於其所也
背止之象韓愈曰艮為背夫動生於欲欲生於見背止
於其所不見也上下兩體爻不相應譬則兩人震之初

九越五而之上一人背而往也九四去四而之三一人背而來也五四中爻體艮中在門闕之中庭也庭交際之地兩人背行於庭雖往來於交際之地然背行則不與物交无所見也且自顧其後不獲其身矣安能見人乎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物也所以能各止其止也以人倫言之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以至萬物庶事各有所止古人繡黻於裳兩已相背其艮之象乎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上下敵應不相與可止之時故无咎若施之於他卦則有咎矣此以震艮相反推明艮其背也在卦氣為十月故太玄準之以堅

易傳

新安朱氏曰艮止也至其道光明此釋卦名艮之義則

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艮其止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内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内不見己外不見人无咎矣晁氏曰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本義○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内不見

已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彖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无一事是也又曰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

身不見其人也○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无可止之處矣曰這處无所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无許多勞攘○伊川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无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體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自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那非禮勿視聽言動今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先生曰然此段當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

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耳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則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是就人事所為而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先生云定則光明凡人曾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宇泰定者天光發焉是也○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不見害不見利不見痛痒只見道

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
 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伊川說良其背是
 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伯恭又
 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恐
 无此理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荅云老子之意是要得
 使人不見故温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
 虛其心是要得人无思无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
 其志是要得人不爭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
 皆過高了○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
 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

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
 止字好○外物不接內慾不萌之際南軒以為之際二
 字當除去今程傳已无之際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
 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
 似无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
 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
 為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
 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
 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
 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
 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
 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
 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

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是那人艮其背字恐是止字彖中分明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伊川易傳解止其所也極解得好○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可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

其所以擊蒙之道○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李守約問伊川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檢○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也

並語錄

廣漢張氏艮齋銘曰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為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物之感人其端无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

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
 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
 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
 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
 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
 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南軒集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康節先生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其位而行之意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
一作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
 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
 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

非據乎易傳○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易說

白雲郭氏曰艮之為卦上下皆艮故曰兼山下卦內也
 內為身上卦外也外為人兼內外而統之所以有不獲
 其身不見其人之象也止无它義止其所而已以君子
 之位言之則思不出其位者亦止其所也位非獨爵祿
 而已所守之分皆位也必口思者未有事之時也未有
 事之時则无欲矣待其有欲而止則非艮也中庸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艮之為止其在茲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兩山相兼而峙然各止其所焉位者所處
 之分君子據正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
 之孝皆分當然也橫渠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也二四坤爻在中而正思不出位也夫易言
 思者皆坤也故太玄以五五土為思或曰心火也脾土
 也心乃有思以為土何也曰心火也有所思則繫之於
 土猶悲主肺怒主肝悲怒有不由於心者乎故曰心居
 中而治五官易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
 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
 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
 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一作
 之道也○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
 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於趾止於動之

先則易而止於既動之後則難止於其先故得无咎止
 於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利在久於其道
 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者也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是能利貞者也象言未失正者止於未動之先
 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於復自道言吉復於不遠復言
 元吉艮之初六有過於二者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
 之象也二卦之復雖與正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
 復凡言復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
 言也艮其趾則止於未失得之前吉凶失得皆在所止
 矣是以不言吉也然則艮之无咎豈不足於小畜與復
 之吉哉蓋不使累於得失而已故象言未失正則止於
 无失止於无失則未嘗有得矣然世多以吉為過於无

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為二道論有為則莫善於吉論
守道則无咎為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咎或吉而
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者趾也四震為
足艮其趾者止其動之初也六居初不正宜有咎事止
之於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可動而動則正矣利永貞
者非永止也動而正也正則行止一也不能止則亦不
能行矣初四相易成巽為長永貞也初六陰柔患不能
久故戒之以利永貞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
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本義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

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
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
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
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
道拯揅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
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
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
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
上者未能下隨也退聽下從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徒止其腓腓所
未聽故心不能快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居趾之上腓之象也腓之行止一隨
於趾不可得而專也二以陰靜欲止其腓而柔弱隨下

不能止其趾乃欲止而不得止者也腓既主隨當退聽於趾以為行止則无患矣今不能救趾之不止又不聽趾之行止此心所以不快如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也

白雲郭氏曰腓腓腸也下體之所主也上而股下而足皆隨之故為六二之象也六二下卦之主也初六九三之所隨也六二雖居中得正得止之道然以柔用柔才有不足是以不能舉其隨而其心不快也方止之時忘我忘人而六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哉蓋六二有為之臣位也君子正心誠意之初收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及其道之大成施之於天下國家欲天下各安其所止蓋伊尹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孟子欲正人心之時而不能拯其隨者是以

其心不快也此謂其隨失隨之義故君子其心不快象言未退聽謂隨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動成巽巽為股二艮之柔膚也膚在下應股腓也腓膊腸也二不能動三剛而失中止之於上不獲往應於五艮其腓也九三止矣六二亦隨而止則所謂其隨者隨九三也三震二動成兌澤雷之象故曰隨拯一作拼音承馬融曰舉也三震起也三若之五成艮為手有舉之象二未能使三退處於二而聽從於己不能上行一舉手以濟五之柔不拊其隨也其隨猶言其事當隨也三坎為耳退處於二退聽也易傳曰退聽下從也故曰未退聽也二又不能自動應五故其心不快二動成兌兌為決其心快也二不能動坎為心病不快也六二止於下制於九三之彊而拳拳然不忘納忠

於君非中正君子孰能如是乎孟子出弔王驪輔行之
 時乎易傳曰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
 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者有
 當隨者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
 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
 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
 此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
 蓋我既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又隨之一
 字甚有意味常人於是常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為
 之必有乖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妥帖若
 已欲為之者但其心不快而已无跡見於外也答潘叔度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伊川先生曰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
 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
 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
 人身如列其夤夤脊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
 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
 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
 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一作其勢薰爍其中一有也○
 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薰心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當止之時陽剛當位分別名分嚴不
 可犯物情不安故危薰心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至於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象猶大畜說輶豶豕之道也限所以制內外也內欲不生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制其左右也厲薰心者常以危亡之憂薰爍其心使不亡也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薰者與詩言憂心如薰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止失於早辯故必極於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甚難矣然艮止之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危特有難易之別也雖然止而言厲何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君子失性之危中庸謂之陷阱則艮之言厲一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薰子夏傳王弼本同孟喜京房馬融王肅作熏馬王曰熏灼其心虞翻本作閻虞曰艮為閻閻守

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閻心古閻作熏字又曰馬君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爽曰以熏為勳或誤作動蓋古本當作動心動心二字傳者誤併作勳字耳再傳者又脫其偏傍作熏而後來者又加草遂成薰字故荀以熏為勳虞亦曰古閻字作熏字今以象考之宜作動心三在上下體之際限也限腰也帶之所限三止之極止而不動艮其限也夤脊也一作刷馬融曰夾脊肉鄭氏本作臙古之人不動其心者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已進退綽然有餘裕故其心不動九三知止之止而不知無止之止堅強固止與物睽絕无安裕之理譬之一身下體欲靜上體動而爭之則上下不相屬列絕其臙危厲動其心宜矣坎為心病故曰厲動心觀此知孟子之不動心非體易者不能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膂也夤脊也止於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本義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心故能艮其身成之九四朋從爾思義

近之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止乎至靜在上體之下佳一身之事故曰止諸躬也

白雲郭氏曰以初論四則初為早辨者也然有初之艮其趾然後四能艮其身先後之序理亦宜然艮其身則一身之內合於自然无不止也是以无咎止諸躬者謂能成已而已未能成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身三坎折之為躬四在大臣之位而六五柔中不足於剛健故不能止天下之當止惟止其身自止於正故无咎若責以天下則安得无咎夫身有大身萬物與我同體者是也六四下不能止天下之當止上不能正其君局局然自止其身不亦小哉故夫子易身為躬王弼謂自止其躬不分全體輔嗣其知之歟易傳曰僅能善其身豈足稱大臣之任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

占得无咎也

本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

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一有字義言之一元字人之

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

出也艮於一作其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

悔止之於輔則一作故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

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五之所善

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

不失中乃得正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柔得尊位輔之象也中正无邪故止

其輔而言有序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

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而後

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固如此也是以

其悔可亡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主忽其

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

序之道而商紂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无益謂

暴无傷蓋有間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至上體頤五動成巽五應二五成艮二

成兌艮在首下動而上止為輔兌為口舌言之象五巽

而出之與二相應答艮其輔言有序也六五不正宜有

悔施止道於其輔頰言必中正斯可以止天下之動矣

是以悔亡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正字羨文協韻可見本義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

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

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

之所同患也上一元上字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六爻之德唯此為吉○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

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上九止之時以剛居上所守不遷敦重其

所止以終其事也

白雲郭氏曰居止之極止之過中者也過中則疑於有

失矣然慎厥終惟其始者古人之戒有始有卒者聖人
之事能過於止是厚於終也又安有失哉故言敦艮吉

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為山篤實也動成坤厚也篤實而厚敦

之象上艮之極止極者有不止焉九以剛居上動而必

正能厚其終知止於至善之道正故吉非篤實之君子

能之乎易傳曰人之止難於久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

於終事或變於久人之所同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六

